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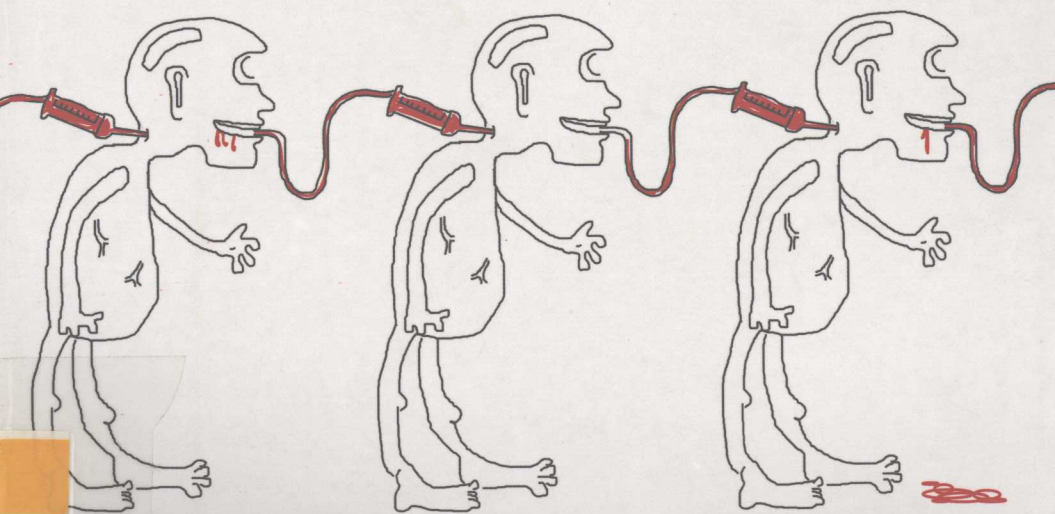
80后美女作家原创中国Mystery小说

迷失 20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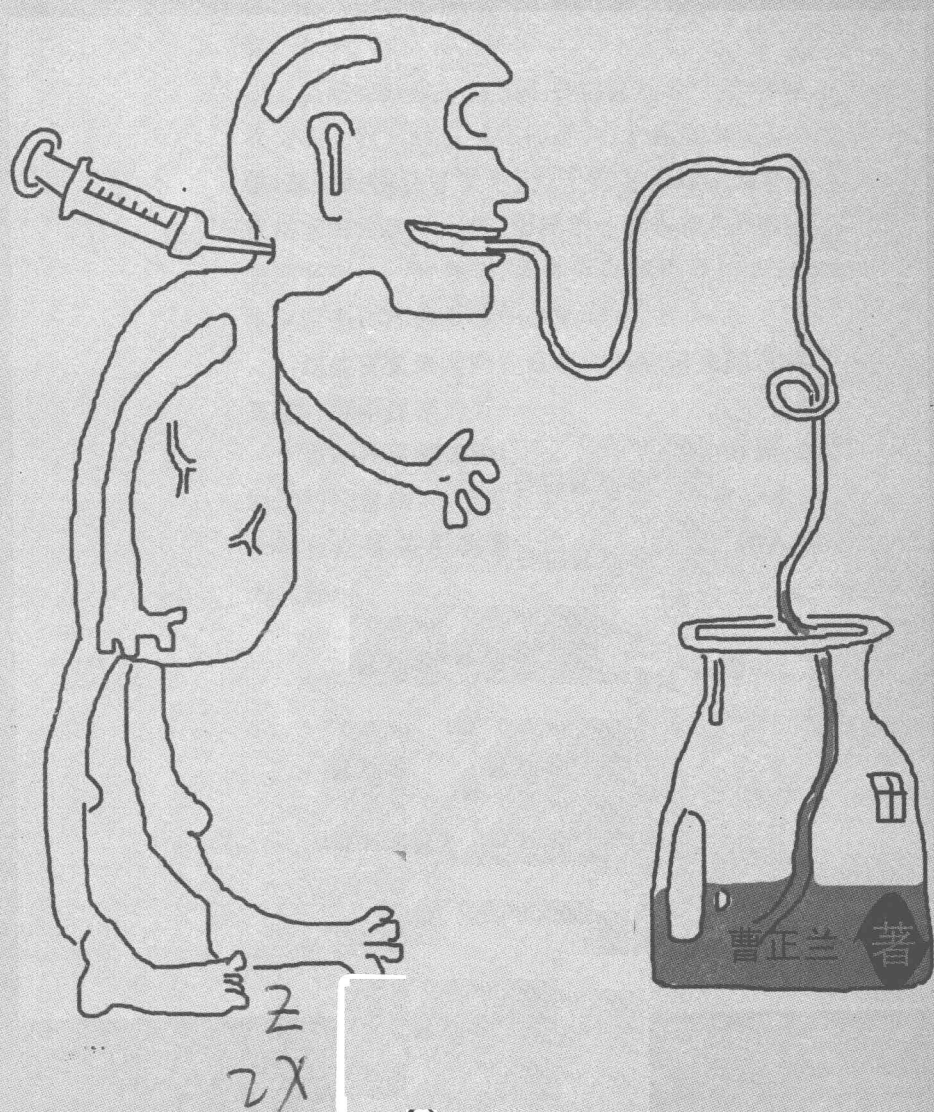
曹正兰

著

如果醒来依然处于梦魇……



学林出版社



迷失2080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失 2080/曹正兰著. —上海:学林出版社,2008.4
ISBN 978-7-80730-534-7

I. 迷… II. 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5180 号

迷失 2080



作 者——曹正兰

责任编辑——李西曦

封面设计——钱烜杰
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:64515005 传真:64515005
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
电话:64515012 传真:64844088

印 刷——上海港东印刷厂

开 本——889×1194 1/32

印 张——6.5

字 数——14 万

版 次——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——ISBN 978-7-80730-534-7/I·101

定 价——18.00 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)

双子座女孩

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

从事影视剧编剧工作

有点唯美主义，从来不看播了一半的电视剧。

系列书或者系列电影都喜欢收集齐了以后从第一部开始看。

喜欢的小说：《白蛇》（不是《白蛇传》）

喜欢的旅游目的地：看的见大海的热带地方

喜欢的动物：毛茸茸的哺乳科动物



2007年,春节,我看见大街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猫的画像,人们放着鞭炮,乱哄哄地四处奔走祝贺,猫年快乐……

1992年,我的父亲因病逝世。

1900年,尹朔文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,她的姐姐尹奕奕在不久后失踪。

1998年,我的母亲生吃了我和尹朔文还有卫晓静一起养过的一只猫。

故事就是从这一连串琐琐碎碎的事情开始的,或许你觉得它们有些古怪,或许你觉得它们十分平常,也或许以上这两种说法都行得通,因为实际上某些古怪并且平常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着,就在我们身边。

趁我的意识还算是清醒的时候,必须先说明一下,现在是1998年,春天,我叫时政良,性别男,年龄好像是22岁吧,大学四年级正面临毕业。这是我暂时还比较确定的所有信息——也或许并不准确……我不知道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22
第三章	42
第四章	63
第五章	85
第六章	104
第七章	123
第八章	141
第九章	163
第十章	179

第一章

不久以前的某天早上，政良在学生宿舍的信箱里收到了一封奇怪的来信，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这封信同时来自未来和过去。说它来自未来的根据是这封信的末尾处注明了 2096 年 1 月 28 日，而说它来自过去的根据则是那日期上面留着的名字，那是一个已经不存在了的人的名字：时劲华——时政良的父亲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时政良的父亲在六年前病逝了。尽管在六年前，政良还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但是在他幼小的记忆中，永远也无法忘掉那天，那一幕，父亲心跳停止前的几分钟……父亲看似还有很多话想说，可是他吃力得只剩下吐气的力气。母亲在一旁绝望地哭泣。他看见医护人员纷纷闯进病房，比抢救父亲时更麻利地迅速拔去了父亲身上的氧气管、输液管和一些监测仪器。母亲无力阻拦，于是父亲走了。

很多人说，人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他就不再存在了，因为生命的终点注定是虚无的。

而此刻，让政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为什么他会收到一封死者的来信？并且来自未来？他条件反射似地掐了一下自己的手，一阵敏锐的疼痛钻心而来。他总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证明真实，但这会儿，他并没有从梦中醒来，这说明他并不是在做梦，他看到

摸到的周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。当然,你也可以认为,这只是对真实的一种狭义理解。

在活动了一下被掐疼的手指后,时政良终于想到了一个比较符合客观现实的解释——恶作剧!这封信应该是那群既可恶又无聊的同学们搞出来的恶作剧吧。

最近这段时间,学校里正流行着这种幼稚的游戏。他们想出各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来和周围的人开玩笑。比如说半夜里在你的枕头旁边放上一条橡皮蛇,又比如以大龄女老师的名义在公告栏里贴征婚启事,比较过分的一次是在女生浴室的门口贴上维修通知,又在通知上注明学校将在每晚7点以后把男生浴室暂改为女生浴室。然而事实上,每晚7点以后常常是男生浴室最繁忙的时候,所以那张维修通知的效果可想而知……

那次恶作剧把学校浴室搞得天下大乱,男生女生混乱的尖叫声此起彼伏。校领导对这件事情表示了高度重视的态度,那些领导说:

“如此有伤风化的事件学校一定要彻查清楚!”

于是他们召开了校园大会,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全体学生进行了一番批评,并警告那个恶作剧的人最好在三天之内主动出来认错,不然学校将会在抓到他之后给予最严厉的处分。很快,三个月过去了,扬言要彻查此事的校领导销声匿迹,那位肇事同学也继续保持着他的神秘面纱,还被不少同学拥立为了时尚风云人物。恶作剧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为流传,成为校园里的一种时髦游戏。

“这封信也是恶作剧吗?”政良疑惑着,“可是来信是那样的真实,那土黄色的信纸上面的的确确印着父亲的字迹,字里行间也流露出父亲惯常的口气,叮嘱自己好好学习、天冷多穿衣。甚至

那信封上还留有父亲生前常用的那种精油味道。这一切都是那些恶作剧的家伙们绝对办不到的呀。

再不然就是父亲真的有灵魂！

不知道为什么，提到灵魂这种东西，总是能让人起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政良还记得，母亲曾经整日整日地呆望着那万里无云的晴空。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父亲死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都是晴天，整整有 90 天，整整 90 天没有下雨，没有阴天，没有刮大风，天空始终是碧蓝的，甚至没有云，或许也有过一两朵，但那绝对是碧蓝天空里美丽的点缀。

母亲说，父亲的死让她看到了生命的脆弱，人类的渺小。她说她常常不知道生命对于活着的她来说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意义，所以自那以后母亲相信鬼神。

政良记忆中的母亲，曾经如此美丽，肌肤通透、雅若百合。但后来这副容貌突然就开始憔悴，憔悴到一些几天不见的熟人都认不出她。

进大学以后政良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政良只知道母亲在不断地变老，每次寒暑假回家都能在她的头上看见比上一次多一倍的白头发。想想也是，被孤独地留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的人，总比撒手而去的那个要艰难许多。母亲常常喜欢一个人躲起来，悄悄地对着父亲的那些遗物说话，她坚定地相信这些东西里藏着父亲的灵魂。不过这可不代表这个老妇人糊涂了，事实上母亲从来都是清醒的，她只是乐观地相信虚无，好让自己勇敢地活下去。

“不晓得母亲要是知道自己收到这样一封奇怪的来信会有什么反应。”政良想，“或许母亲也会相信这是父亲从天国寄来的信。”虽然清醒的人都知道，天国和死亡一样虚无缥缈。而真实又

是什么呢？它似乎可以具体到宇宙中的每一颗尘埃，可是它却无法解释人类的意识，无法解释人类的感情，无法解释人类的欲望和梦想。

时政良终于把那封无聊的信丢进了垃圾筒，然后开始看书，因为还剩下没几个月就要毕业了，所以在那之前政良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科目考试。他强迫自己静下心来，但很快发现，他什么都看不进去，脑子里装满了关于那封无聊来信的事情。事实上，那封信也并不是那么无聊，那里面充满了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诡异。

终于，他还是跑去了楼下的公用电话亭，往家里拨了一个电话。

不通……

等了几分钟后他又拨了一次，仍是忙音。

一种莫名的惊慌掠过胸口，政良想，母亲应该不会在这个时间占用电话的，父亲走后，亲戚朋友也都一下子散了伙，母亲养成了寡言少语的习惯，几乎就成了一台干家务的机器，即使偶尔和政良打个电话，也不过是两三句话。

政良再一次拨号，又是忙音。

他感到一种叫“空白”的瘟疫正开始在自己头脑里蔓延开来……

除了奇怪的信和拨不通的电话之外，时政良觉得周围的气氛也都怪怪的，空气里还透着一股又酸又湿的气味，不知道是从哪里飘来的。从宿舍走到教学楼需要5分钟的路程，中间要经过食堂、图书馆和操场上的绿化带，政良始终都能闻到空气里弥漫着的这股怪味。随即又有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把他惊呆了。

这件事要从一个礼拜前的植树节说起，那天政良和同学们在绿化带那儿种植了一片小树苗。老师一手抹着汗，一手用草帽扇

着风说：“同学们，你们要努力啊，学校就好比土壤，你们就好比这些小树苗，在你们离开学校前，能亲手在校园里种下这些树，对你们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啊。”于是时政良和同学们一起更卖力地种树，当他一铁锹一铁锹把土盖向树苗的时候，悄悄地向种下的那棵小树苗许下了一个心愿，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一个伟大并且了不起的人。

似乎比较盲目，但政良却神经兮兮地相信，他种下的树苗一定有它的灵魂，当它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，它的灵魂会像《聊斋》里的树精一样，拥有惊人超凡的魔力，它能在无形之中帮助自己达成一切心愿（这一招是跟他的母亲学的，在适当的时候人应该相信虚无，因为虚无比任何真实都更具有伟大超凡的力量）。所以自从许愿以后，时同学就开始感觉到，有一种伟人的血液逐渐在他的身体里流淌。

此刻，时政良充满希望地转头朝他种植的那些小树望去，在那一瞬间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视觉，那些几天前才种下去的小树竟都已经变成了参天大树。这个脱离科学实际的画面并不是时政良同学个人假想出来的，这是他在今天早上真真实实遇见的第二桩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
说起来，这件事情比时政良收到的那封离奇的信还显得更离奇一些。政良想，难不成在这一夜之间世界发生了什么巨变？难道他从地球飞上了火星？又或者这一切真的跟那信纸上标注的2096年有关？他百思不得其解，见园区内一位清洁工正在除草，于是想上前询问，谁知刚要开口，却被一个突然蹦跶出来的高大身影吓了一跳——那个身影正是齐瑞，政良的室友。

他是故意跳出来吓唬政良的。成功之后，他咧着嘴，露出一脸坏坏的笑。

要说时政良和齐瑞的关系，那是非常哥们的，齐瑞有任何的事情政良都会尽全力地帮助，反之政良若是遇上任何的麻烦，齐瑞也都会挺身而出。但这天早晨作为哥们的齐瑞却并没有发现政良脸上的那些困惑，还嬉皮笑脸地嘲弄政良：

“你什么时候对清洁大妈也有了兴趣啊？”问完了之后齐瑞就自顾自地在那里“咯咯”大笑起来。

政良刚被吓了一跳，几乎忘掉了先前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此刻被齐瑞一笑，那些事情又突然在他的脑海里重新奔涌起来。

他的确想要找个人商量一下，但齐瑞的“咯咯”声却丝毫没有空隙可钻，政良不禁感到有些失望，扭头径直向前走。齐瑞终于笑够了，追上政良：

“你好小气哦，我又不是故意要嘲笑你，你干吗这么生气？！”

嘲笑还有故意不故意的？政良不搭理他，继续朝前走。于是齐瑞只得吧唧吧唧地跟在一旁，似乎有些内疚，但很快便没头没脑地说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：“昨天晚上叫你一起去的，你偏不去，非要独自留在宿舍忍受孤独的煎熬！……多可惜啊，你知道我那几个哥们从外校约来了多少漂亮美眉吗？……”除了声音阴阳怪气之外，齐瑞的肢体语言也变得超级夸张。

政良被齐瑞搞得莫名其妙，他愣愣地望着齐瑞狐疑起来，眼前这个人还是齐瑞吗？怎么总觉得怪怪的，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似的。事实上，齐瑞向来都是个好孩子啊，什么时候也和那群校园玩客搞到了一起？

政良清楚记得昨天晚上，齐瑞明明和他说要去参加一个书友会，没想到齐瑞一去通宵未归，此刻又来对他说他昨天晚上是溜出去参加 PARTY 的……

除此之外，齐瑞看起来还比之前胖了一点点，说起话来表情也比之前丰富了一点点，另外还奇怪地多出了口齿不清和大舌

头的毛病。不过齐瑞自己看起来倒是很自信，每说一句话眉毛眼睛都要上下跳动好几次。尤其当他提到漂亮女生的时候，略显稚嫩的眼睛里散放出与他那张憨厚的脸很不谐调的光芒。这样的不协调让政良的视听感觉都很不舒服，他再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这个早上的诡异，眼神又忍不住回到了那些产生奇异现象的树木上。

这个早晨的齐瑞似乎特别喜欢别人专心致志听他讲话，此刻他看见时政良心不在焉还到处乱看，忍不住伸出两只胖乎乎的手在时政良的眼前晃了几晃，问道：“时同学，你怎么了？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？”

时政良继续望着那些树，嘴里却回答道：“我在听你说话啊……”

齐瑞顺着时政良的视线，朝树的方向看去，气道：“你哪里是在听啊？你分明是在看树。”突然他又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立刻用他那怪腔怪调并充满嘲弄的声音笑了起来。

齐瑞这一笑把政良笑傻了，他搞不明白这件事情有什么可笑之处，或者是自己做了什么可笑之事，他只是知道自己的好哥们在看了那些树之后笑了很长时间。在笑的过程当中，他的好哥们还没头没脑地问了他一句什么话，政良没听清楚，好像问话跟 David Copperfield 有关。可惜政良不知道 David Copperfield 是谁，他只是看见齐瑞笑个不停，笑得肥肉乱颤。

事实上，齐瑞的笑跟这件事情是毫无关系的。反倒是学校的生物课老师需要对齐瑞的笑负点责任。因为昨天下午她跟同学们说了一种很便捷的减肥方法，那就是大笑，因为大笑可以把身体里面的脂肪在不是很枯燥，也不是很吃力的情况下分解、消耗。从那以后齐瑞就变得很爱笑，任何一点点小事都可以让他笑上好几分钟。

政良就这么看着齐瑞笑了好几分钟,直到他自己都觉得笑得有些累了,然后才停了下来。然后他终于把这些树在一夜之间猛长的科学原因告诉了时政良。原来这些都是他们敬爱的老师们为学校作出的贡献!

由于今明天市领导要来学校视察,而植树节那天他们种的那些树又太不起眼,很没有派头,所以学校才特地连夜做了绿化整改,拔掉了那些小树,插上了这些老树。

这的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,政良想。学校为了迎接领导视察,在一夜之间换一些树木,仅此而已。在齐瑞漫长的大笑后,他终于得到了一个“一切正常”的答案,也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可能是早上收到了那封诡异来信的关系,现在任何异常的事情都会让政良联想到妖魔鬼怪。

很快,时政良和齐瑞一起来到了教室里,一些女生们谈论着她们喜欢的名牌衣物,一些男生研究着时尚杂志里的摩登美女,还有两三名疯疯癫癫的女生追打嬉闹着,熟悉的氛围中仍然掺杂着一些诡异。

政良尽量让自己紧了一早上的心情放松下来,可是教室里那些喧闹的声音“嗡嗡嗡嗡”地恍如隔世。然后他看见了他们的班长,那个叫尹朔文的女孩,只有她仍像往日一样,静静地坐在窗口的那排座位上,认真地进行着学习。在如此嘈杂的环境里,她的安静就像一道奇特的风景,紧紧锁住了政良的视线。

尹朔文是个非常爱好学习的女孩,经常出没在学校图书馆和一些能获得广泛知识和信息的地方。当然时同学喜欢关注她的原因不是因为好学,而是因为她好看。听说她家从太爷爷辈开始就是很有钱的人家,所以她太爷爷理所当然地娶到了当时当地最好看的姑娘作媳妇,这个明智的选择为后来尹朔文爷爷的英俊

打下了一部分的扎实基础。许多年后轮到她爷爷娶亲的年纪时，家里又帮她爷爷找到了当时当地最好看的奶奶作媳妇，再然后她帅气的爸爸就出世了。若干年后她帅气的爸爸又娶了她好看的妈妈为妻。所以到了尹朔文这一辈，好看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的、毋庸置疑的基因。

早几届的师哥师姐都知道，事实上尹朔文还有一个好看得像仙女一样的姐姐。听说尹朔文的姐姐除了比尹朔文好看之外，还比她更加好学，天文地理无所不通，有时候甚至还能自己搞一些小的发明创造。她考上研究生那年，国际科研组织曾应她的要求，专门为她提供了一栋三层的洋房作为她发明创造的实验基地。可见她的学识和她当时的科研题目是多么地受到重视。只不过谁也没想到，在实验基地里呆了不到半年，这个像仙女一样美丽的姐姐竟然疯了。

关于尹朔文的姐姐疯掉的过程，学校里有好几种说法：一种最常见的说法是，她姐姐因为被男人欺骗了感情，想不开疯的；一种比较离奇的说法是，她姐姐在实验室做解剖时，被潜伏在房顶上偷看的人失手掉下来的望远镜砸中头部，脑外伤引起神经错乱而疯的；还有一种号称更具现代逻辑性的说法是，因为尹家是出了名的富豪人家，所以她姐姐在某一天不幸地遭到了歹人的绑架，当最亲的人在金钱和她之间做选择的时候，亲人们竟然选择了金钱而放弃了她，她因此受刺激过度而疯了。

众说纷纭，真假难辨。不管过程如何，反正结果是她姐姐疯了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时同学看着尹同学的这好半天工夫，尹同学始终都没有抬起头来。这让时同学客观地认识到，尹朔文的故事其实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他只是这所学校里一个很不起眼的普通男学生。或许

在很多女生眼里，他还是一个愣头愣脑的傻小子。

上课铃响后，数学老师走进了教室，那张架着黑框眼镜的脸上呈现的是她手里那把大三角尺一样的刻板 and 严谨。跟随她一起进入教室的还有她手里那叠厚厚的试卷。两个礼拜前同学们就得到过通知，今天他们会经历在这所学校里的最后一次数学考试，不过今天教室里并没有预期的那种紧张气氛。政良注意到，大部分的同学早已经从课代表那里弄到了试卷的副本，对今天的考试题目了如指掌，还有一部分来不及弄到副本的同学也早已经打好了小抄。齐瑞因为这些天都溜出去玩，什么准备也没做，于是小声地向政良请求到时候借他的小抄去看一下。可是仍在雾水中的政良告诉齐瑞，他压根没打算作弊。

齐瑞大惊小怪地对政良瞪着眼睛：“你不会吧？”

“是真的。”政良诚恳地用人格向他保证。

事实上如果政良做了作弊的准备是绝对没有必要隐瞒齐瑞的，因为这原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如果大部分的人都这么做的话，这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虽然正常不代表正确，但是正确又代表了什么呢？

老师已经把试卷发了下来，齐瑞看起来还有些生气，但教室里太安静了，政良本来还想跟齐瑞好好解释一下的，但此刻，他必须遵守纪律，安静地开始考试。

政良打开试卷的封条，想看看这个三角尺老师这一次究竟给大家出了一些什么题目。让他哭笑不得的是，发到他手上的竟是一张哲学试卷。

政良举手呼唤老师，只听见老师那双小牛皮的高跟鞋踩出一阵“笃笃”的响声，向他靠近过来。

要特别说明的是，由于数学老师是女性，而且政良的数学成

绩又向来不错，所以一部分同学之间流传着一种恶毒的谣言，说时同学和这个女数学老师之间有暧昧关系。

随着她脚步声的接近，政良感觉心跳有些不正常。尽管谣言只是谣言，尽管人正不怕影子斜，可是与女老师之间传出这样的绯闻实在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。

政良听见女老师用极其严肃的声音问道：“你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他小心翼翼地瞥了她一眼回答说：“我的卷子好像出了点问题。”

“卷子有问题？”

“哦……是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老师凑近查看。

政良小心翼翼地回答：“您发给我的是哲学试卷。”

时政良的话音刚落，只听见教室里一阵窃笑。老师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眼睛里流露出恶狠狠的寒意：“时政良同学，你搞什么乱？！”

时政良被问得有些紧张：“我……我没想捣乱，我只是领错了卷子……”

教室里又是一阵窃笑。政良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，只是当他准备进一步证明试卷的问题时，突然看见自己手里的那张哲学试卷又变回了数学试卷。他愣愣地望着眼前的那些数学题目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你要是不想考试的话你就出去！”老师语气冰冷地向政良发出警告，“不要在这里扰乱考场纪律，影响其他同学！”

“我……”政良惶恐地望着老师，不知该如何解释。只见老师白了他一眼，随即又踩着她那“笃笃”作响的高跟鞋，走回了讲台处，看起来这位女老师并不是真的想把政良赶出教室，就这点来